

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曰對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二三 (經)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縕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傳) 五年春晉侯使士蔥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蔥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二四 (經)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翫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旂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旂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于虞遂葬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二五 (經)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好于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

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二六

(傳)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至

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子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二七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一四

(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三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軀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滌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愾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臘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襄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

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飭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

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僥倅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饋秦伯又餼之栗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二八 (經)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

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二九 (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儻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殮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摶婦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論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之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禽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乃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三一 (經)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戌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湊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數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戌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鳶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鳶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鳶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好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曹人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頓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犨傷於晉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頓以徇于師立舟之儒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人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

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
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
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

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櫟枝使輿曳柴
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湊以中軍公族橫擊
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
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
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
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
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懸晉
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觀衛侯聞楚師敗
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除其師無克祚國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天秦小子慤次于城濮楚師背鄙而舍晉
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
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
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櫟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
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
之矣子玉使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
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櫟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
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
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
乘韁鞬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
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晉師
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赦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
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
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
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
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
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
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
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
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
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寧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噲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噲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蔑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三二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

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晉侯重耳卒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戌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

三三 (經)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

(傳)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

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革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蠻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三四 (傳) 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鮮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

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三五 (經) 六年秋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傳) 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鄭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三六 (經) 十有七年夏六月諸侯會于扈(傳) 夏六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候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借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狐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铤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敵賦以待於僊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鞶甥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三七 (經)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脰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

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闌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夫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桑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間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夫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曰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三八 (經)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

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三九 (經) 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十年

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 九年冬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有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轍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四〇 (經)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翬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

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謔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鬻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轄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之臨 ䷒ 曰師出以律否減凶執事順成爲減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減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於鄖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轍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

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轍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樊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蛇冒築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師以率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辭君子也
既免晉魏鑄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鑄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彘子不可士季使鞶朝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濟潘黨既逐魏鑄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鶴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樊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述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右以致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麇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有獻麋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焉

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屢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驛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厥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屢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局少進馬還又

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奔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營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以不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鄭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鄭遂次于衛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頤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俟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四一 (經) 十有餘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疊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寢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經)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四二 (傳) 十有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蹠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四三 (經)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

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絆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敵邑不腆敵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

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闢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女子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暨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令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興

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鄖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四四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鄭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柔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銅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銅焉

四五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戶于楚以求知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縛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縛臣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四六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墮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臍之疾不如新田士厚水深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四七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爾以讒慝貪慳事君而多殺不幸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四八 (傳) 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蠻武子聞楚人旣許晉蘿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覲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遣焉用樂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

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

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曠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五〇 (經) 十有六年夏六月晉侯使欒黶

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苟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黶

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鍇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

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
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
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
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
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
殷也有韎革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
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
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
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譏輶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囚楚公子蔑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
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
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
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
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戰日復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
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
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
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
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
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鯈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五一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儻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
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
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
是能舉善矣稱其儻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
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

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
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羆老圉而用寒浞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浞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豶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墮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墮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茭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五四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匱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

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五五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豐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邑中之黠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閭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諷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禱之本也

五六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逼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嘗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

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士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酌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覺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五七 (經)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平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鴻爲令尹公子齶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五八 (經) 二十有三年秋八月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愧而不出閨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當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至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鉏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鉏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鉏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鉏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從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鉏立于戶側季孫居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鉏在此矣季孫曰

二勳不敢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五九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六〇 (經)二十有五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縗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

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折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折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六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欲木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蠹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

禮也以爲多文辭。戌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膝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四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奂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

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歎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阨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覲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賁費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

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六二 (經)二十有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也衛康者吾聞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歌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鱠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六三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鄙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箇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箇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匱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道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墁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六五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贛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六六 (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嬪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

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一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之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鼎之銘曰昧旦至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躡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爽璽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六七 (經)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傳) 三年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

夢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驛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士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晉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

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齊有仲孫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墮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縉叛之商紂爲黎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六八 (經)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射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使入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

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犒饗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減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帥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抵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零婁禮也

六九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除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
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專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襚
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七〇 (經) 十有二年冬楚子伐徐

(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翬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
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築路
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晉衛王母弟
玉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
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
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
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
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
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七一 (經) 十有三年春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奔疾殺

公子比

(傳)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
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
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
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韋龜中蠻又奪
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
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
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

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
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
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
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
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
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
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奔疾蔓成然蔡朝
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
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
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
子奔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

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泓夏將欲入郿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奔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奔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奔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

七二 (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

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遊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蘋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覩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七三 (傳) 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費

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間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奔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

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設諸焉而耕於鄙

七四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燬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否以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旣平饗饌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七五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七六 (經)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葬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鱗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鱗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鍼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鍼者夾承之及體以相

授也光僞足疾入于掘室鱗設諸寶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鍼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命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七七 (經)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秋七月公至自會楚人圍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五年夏歸栗子於蔡越入吳

(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祝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閭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白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赦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戊謂子常曰子泓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阤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

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

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旬卑布裳剗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犨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
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
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
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
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
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
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
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
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
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
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

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无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圍輿罷圍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滅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城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

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
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
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羣季羣辭曰所以爲
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
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
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廩復命子
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
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祖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

七八 (經)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鄭謹龜陰

檇李吳子光卒

不果。至齊，人及皇軍譖於陳之曰：「七九，經也。」十有四年夏五月

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

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

八〇 (傳) 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
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縉方娠
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收正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族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
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羆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

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
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
慶越不告敗也

八一 (經)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 十一年春齊爲鄙故國書高無至帥師
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
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
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
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

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八二 (傳)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
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零門之外五日右
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
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
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
莊涉泗孟之側後人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
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譖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
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
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

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誥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奔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頽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終)

春秋左氏傳新講索引

あ	不敢拜命	蹲	興
	持	坐	立
	鑄	坐	立
	惡臣	坐	立
	敢不辟邑	坐	立
	決々	坐	立
	敢不應聞	坐	立
	過	坐	立
	或施以會	坐	立
い・ゐ	殷受命咸宜	三	五
	飲至	二	三
	咸儀	二	三
	禋祀	元	元
	易	元	元
	亞卿	吉	吉
	逢	吉	吉
	於錄	王師	王師
	亞旅	天	天
	惡	云	云
	歷	云	云
	撒	吉	吉
關	關	關	關
圍	圍	圍	圍
董	董	董	董
堵	堵	堵	堵
一級	一級	一級	一級
陰餚甥	陰餚甥	陰餚甥	陰餚甥
也	也	也	也
限越	限越	限越	限越
隙	隙	隙	隙
潤漬	潤漬	潤漬	潤漬
鬻賣	鬻賣	鬻賣	鬻賣
宥	宥	宥	宥
有莘之虛	有莘之虛	有莘之虛	有莘之虛
尹氏	尹氏	尹氏	尹氏
佚之狐	佚之狐	佚之狐	佚之狐
乙丑	乙丑	乙丑	乙丑
右	右	右	右
姤	姤	姤	姤
爲故	爲故	爲故	爲故

箴	いましむ	右拒	いいたす	書	いいたす
一八五	陰戎	一九一	惜惜	一九六	一九六
三五	情惜	三五	倚相	三三	一九六
四一	遺居	四一	遺居	四三	三三
四二	有女同車	四二	有女同車	四三	三三
四三	優優	四三	優優	四五	三三
四四	莠尹然	四五	莠尹然	四五	三三
四五	隱	四五	隱	五七	三三
五六	喟	五六	喟	五七	三三
五七	靡	五七	靡	五七	三三
五八	毛	五八	毛	五八	三三
五九	灵火	五九	靈火	五九	三三
六〇	毫毛	六〇	毫毛	六〇	三三
六一	三三	六一	三三	六一	三三
六二	云	六二	云	六二	三三
六三	云	六三	云	六三	三三
六四	云	六四	云	六四	三三
六五	尹	六五	尹	六五	三三
六六	鼎器	六六	鼎器	六六	三三
六七	夷傷	六七	夷傷	六七	三三
六八	有窮后	六八	有窮后	六八	三三
六九	夷羿	六九	夷羿	六九	三三
七〇	易	七〇	易	七〇	三三
七一	有夏之方衰也	七一	有夏之方衰也	七一	三三
七二	邑中之黔	七二	邑中之黔	七二	三三
七三	殷虛	七三	殷虛	七三	三三
七四	有闕	七四	有闕	七四	三三
七五	關與罷	七五	關與罷	七五	三三
七六	遠射	七六	遠射	七六	三三
七七	有子	七七	有子	七七	三三
七八	元一	七八	元一	七八	三三
七九	元二	七九	元二	七九	三三
八〇	元一	八〇	元一	八〇	三三
八一	元一	八一	元一	八一	三三
八二	元一	八二	元一	八二	三三
八三	羽父	八三	羽父	八三	三三
八四	矢魚干棠	八四	矢魚干棠	八四	三三
八五	蘿崇	八五	蘿崇	八五	三三
八六	燠體	八六	燠體	八六	三三
八七	闕	八七	闕	八七	三三
八八	易	八八	易	八八	三三
八九	埋	八九	埋	八九	三三
九〇	闕	九〇	闕	九〇	三三
九一	允姓	九一	允姓	九一	三三

元
•
癸

萬	猜	搏	于	貝	羽旄	雲中	零門	四〇四	三七	三四	三一	一八五	六九
萬	搏	于	貝	羽旄	雲中	零門	四〇四	三七	三四	三一	一八五	六九	六八
萬	于	貝	羽旄	雲中	零門	四〇四	三七	三四	三一	一八五	六九	六八	六九
萬	搏	于	羽旄	雲中	零門	四〇四	三七	三四	三一	一八五	六九	六八	六九
萬	猜	搏	貝	雲中	零門	四〇四	三七	三四	三一	一八五	六九	六八	六九

お・を

春秋左氏傳索引

六

急		
魏鍔	九	八
拘	九	九
既	一	一
義無二信	三	三
魏武子	三	三
詰朝	七	七
綦母張	二	二
丘與	四	四
畏君之震	五	五
禽鄧	七	七
御叔	元	元
聲	三	三
姬	元	元
許偃	三	三
君之舊勤	五	五
君之嗣	五	五
君之仇讐	三	三
詰朝	四	四
君其戒之		
魏莊子		
詰朝		
觀豐於楚		
御士		
折		
熙々乎		
蘧伯玉		
巾車		
北宮文子		
遲		
鄉校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殖		
吉日		
棘檉麻之役		
休怠		
禽父		
許國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絯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君行師從		
季荊		
不競不絹		
詭隨		
九宗		
惠		
九宗</		

黑要	二元
鹽	三元
故縛	三四
公子罷	三八
昏烟	三三
惟命不于常	五一
穀陽豎	五二
午	五三
后杼	五四
公鉏	五五
使與之齒	五六
紂	五六
胡公	五七
五君	五八
五稔	五九
五材	六〇
五聲	六一
公叔發	六二
胡公	六三
五叔	六四
吳道	六五
公塔之谿	六六
姑浮	六七
后繕	六八
江南之夢	三三
故	三四
公子棄疾	四五
公子黑肱	四五
公子比	四五
孔張	五五
孔張君之昆孫	五五
伍奢	五五
公子光	五五
五辟	五五
工尹塵	五五
公子掩餘	五五
濯室	五五
沾洗	五五
毛	五五
羨	五五
胡	五五
五叔	五五
吳	五五
公	五五
莊公	五五
臧哀伯	五五
阜隸	五五
斐夷	五五
靡	五五
材	五五
臧僖伯	五五
祭仲	五五
公叔務人	四五
公陽	四五

公叔務人	四五
公陽	四五
公	四五
叔	四五
斐	四五
夷	四五
靡	四五
材	四五
臧僖伯	四五
祭仲	四五
江南之夢	三三
故	三四
公子棄疾	四五
公子黑肱	四五
公子比	四五
孔張	五五
孔張君之昆孫	五五
伍奢	五五
公子光	五五
五辟	五五
工尹塵	五五
公子掩餘	五五
濯室	五五
沾洗	五五
毛	五五
羨	五五
胡	五五
五叔	五五
吳	五五
公	五五
莊公	五五
臧哀伯	五五
阜隸	五五
斐夷	五五
靡	五五
材	五五
臧僖伯	五五
祭仲	五五
公叔務人	四五
公陽	四五

公叔務人	四五
公陽	四五
公	四五
叔	四五
斐	四五
夷	四五
靡	四五
材	四五
臧僖伯	四五
祭仲	四五
江南之夢	三三
故	三四
公子棄疾	四五
公子黑肱	四五
公子比	四五
孔張	五五
孔張君之昆孫	五五
伍奢	五五
公子光	五五
五辟	五五
工尹塵	五五
公子掩餘	五五
濯室	五五
沾洗	五五
毛	五五
羨	五五
胡	五五
五叔	五五
吳	五五
公	五五
莊公	五五
臧哀伯	五五
阜隸	五五
斐夷	五五
靡	五五
材	五五
臧僖伯	五五
祭仲	五五
公叔務人	四五
公陽	四五

卦	七
三士	二元
載	二元
三百	二元
三舍	二元
左拂	二元
三罪	二元
封	二元
晉	二元
三帥	二元
載祀	二元
宰	二元
參	二元
左	二元
蔡姬居	二元
犀	二元
蠶	二元
佐車	二元
三帥	二元
造	二元
卦	七
三士	二元
載	二元
三百	二元
三舍	二元
左拂	二元
三罪	二元
封	二元
晉	二元
三帥	二元
載祀	二元
宰	二元
參	二元
左	二元
蔡姬居	二元
犀	二元
蠶	二元
佐車	二元
三帥	二元
造	二元

春秋左氏傳索引

一一

春秋左氏傳索引

一四

司城	元一	執政	五一
象箇南籥	元四	子柳	五七
史鑄	元九	子旗	五七
史狗	三〇三	子游	五七
子張	三〇五	子晉	五七
葬	三〇六	州子	五七
充斥	三〇六	詩曰亦有和羹	五七
詩曰辭之軒矣民之協矣	三〇七	子猶	五七
詩云誰能執熱	三〇八	子平子晳	五七
襄公	三一	史犧	五七
振	三二	須務牛	五七
悛	三三	泓 <small>したが</small>	五七
激	三九	子旗	五七
詩曰君子如祉	三一	訾放	五七
湫隘霖廩	三一	司馬	五七
守字	三五	周	五七
四嶽	三五	子玉	五七
不獲春秋時見	三七	豎櫟	五七
仍	三七	社稷不勤	五七
聖職	三九	觀化	五七
駕	三三	質	五七
沈尹赤	三三	子柳	五七
通	三五	子旗	五七
跡	三五	子游	五七
秦復陶	三七	子晉	五七
狩	三七	州子	五七
子革	三七	詩曰亦有和羹	五七
式	三八	子猶	五七
肆	三八	子平子晳	五七
子平子晳	三九	史犧	五七
史犧	三九	須務牛	五七
子猶	三九	泓 <small>したが</small>	五七
周疏	三九	子旗	五七
七晉	三九	訾放	五七
四物	三九	司馬	五七
柔	三九	周	五七
詩曰民亦勞止	三九	子玉	五七
鍾吾	三九	豎櫟	五七
羞者	三九	社稷不勤	五七
肅爽	三九	觀化	五七

春秋左氏傳索引

一六

子行敬子	一九六	斟	四〇〇
商奄	三七	斟酒	四〇〇
祝宗卜史	三八	食	四〇〇
眇	三九	苋	四〇〇
		搊	一九七
		梨核	一九七

綏	一九六
隧	一九九
撻	二〇〇
梨被	二〇一
世	二〇七

城口	……	元四	子羽	……
鍾建	……	元七	子木	……
失	……	元七	周	……
子山	……	元七	四一八	承(承之以劍)
詩曰柔亦不茹	……	元八	子閼	……
子期	……	四二三		

獎	申包胥	元	元九
稷	諸梁	元二	元
諸梁	子旗	元三	元
女艾	衆一旅	元四	元
子旗	垂棘之璧	元五	元
女艾	隨武子	元六	元
衆一旅	萃	元七	元
垂棘之璧	繙葛	元八	元
隨武子	萃	元九	元
元九	元九	元十	元

春秋左氏傳索引

大武	褚	三〇〇
唐叔	……	三〇五
大公丁公	……	三六六
大姬	……	三六八
大國	……	三七三
桃弧棘矢	……	三九三
擗兮	……	三九七
棠君	……	三九九
體	……	四〇一
大旂	……	四〇三
大路	……	四〇五
陶叔	……	四〇七
聃季	……	四〇九
大呂	……	四一〇
唐叔	……	四一〇
大薩	……	四一〇
治兵	……	四一〇

厨武子	重	五六
張侯	繁	二九
中行伯	知	二二
重聰	聰	二九
沈澗	沈	三四
陳侯免	免	三九
衷甲	衷	六七
誅求	求	三八
仲孫之難	難	三五
裏	裏	三三
中山	中山	三四
直轂	轂	三四
陳瓘	瓘	四五
無常	常	四七
論	論	五六

屬職	一一一
鏈	一一〇
紙	一四九
囊	一四八
無	一四七
殼	一四六
性	一四五
烈	一四四

展禽	三〇
趙孟	一六
鄭大子夷	一六
鋗	一六
趙穿	一六
雕	一六
趙穿	一六
田	一六

展禽	三〇
趙孟	一六
鄭大子夷	一六
鋌	一六
趙穿	一六
雕	一六
趙穿	一六
田	一七
趙括	一七
趙同	一七
趙嬰齊	一七
彘子	一八
趙莊子	一八
微	一九
趙旃	一九
空皇	二〇
殿	二九
蟄隘	二九
遲	三一
狄難	三一

道展	元
惕	元
鄉書	元
展	元
庭燎	元
朝吳	元
鄭之羔裘	元
典策	元

春秋左氏傳索引

懷德惟寧	同脩	烽烽	徇	不共
東山卑落氏	偕	烽	登降	西
空	一九	八	三	元
矣	一八	一九	三	西
矣	一七	一九	二	元
矣	一六	一九	一	西
矣	一五	一九	一	元
矣	一四	一九	一	西
矣	一三	一九	一	元
矣	一二	一九	一	西
矣	一一	一九	一	元
矣	一〇	一九	一	西
矣	九	一九	一	元
矣	八	一九	一	西
矣	七	一九	一	元
矣	六	一九	一	西
矣	五	一九	一	元
矣	四	一九	一	西
矣	三	一九	一	元
矣	二	一九	一	西
矣	一	一九	一	元
矣	〇	一九	一	西

内官	而所嫁	八五
何以恤我	南懷	元四
濟(濟五味)	羣西	元五
に	羣西	元六
肉食者	兜	元七
二五耦	天六	元八
二毛	一十四	元九
二十乘	一〇七	元十
二君	一五	元十一
二廣	一八	元十二
二先君	一八七	元十三
二子	三三	元十四
二卿	三三	元十五
二勵	三三	元十六
二子石	元二	元十七
二三子	三三	元十八
二公	三三〇	元十九

二體	二姚	二子	二子
一四〇	一四〇	一四四	一四四
元三	元三	元三	元三
一四〇	一四〇	一四〇	一四〇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四
西	西	西	西
九	九	九	九
一四四	一四四	一四四	一四四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三元	三元	三元	三元
莫敷	莫敷	莫敷	莫敷
筋屈游綵	筋屈游綵	筋屈游綵	筋屈游綵
卷	卷	卷	卷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鮑叔牙	七
伯父	八
包茅	九
杞革	十
旆	十一
伯舅	十二
反首	十三
拔舍	十四
盤殯	十五
舍於墓	十六
倍	十七
旆	十八
班	十九
板	二十
白狄	二十一
潘虺	二十二
施	二十三
施	二十四
施	二十五
施	二十六
施	二十七
施	二十八
施	二十九
伯宗	三十

跋履	伯車	范匄	潘庭之黨	韓章	葛叔	西	三
居西	子思	子游	子張	子高	子貢	子輿	子圉
防	馬正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范匄
八風	伯夙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潘庭之黨
伯石	八風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韓章
伯父昆吾	伯夙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葛叔
藩	八風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西
鼻	伯夙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三
放紛	八風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西
八風	伯夙	燔	趙圍	伯因	芒々	薄	三

春秋左氏傳索引

二四

煩言 三六
陪敦 三七

繁弱 三八
伯甸 三九

庖正 四〇
樊遲 四一

天子 四二
毛氏 四三

元氏 四四
白公 四五

元氏 四五
元氏 四六

元氏 四七
人之幾 四八

人之幾 四九
靡笄 五〇

靡笄 五〇
賓姬人 五一

靡笄 五一
費滑 五二

靡笄 五三
傅 五四

靡笄 五五
閔 五六

靡笄 五六
華路 五七

靡笄 五八
有日 五九

靡笄 五九
非夫 六〇

靡笄 六〇
否 六一

靡笄 六二
華路 六三

靡笄 六四
華路 六五

靡笄 六六
華路 六七

靡笄 六八
華路 六九

靡笄 六九
華路 七〇

靡笄 七〇
華路 七一

靡笄 七一
華路 七二

靡笄 七二
華路 七三

靡笄 七三
華路 七四

靡笄 七四
華路 七五

靡笄 七五
華路 七六

靡笄 七六
華路 七七

靡笄 七七
華路 七八

靡笄 七八
華路 七九

靡笄 七九
華路 八〇

靡笄 八〇
華路 八一

靡笄 八一
華路 八二

靡笄 八二
華路 八三

靡笄 八三
華路 八四

靡笄 八四
華路 八五

靡笄 八五
華路 八六

靡笄 八六
華路 八七

靡笄 八七
華路 八八

靡笄 八八
華路 八九

靡笄 八九
華路 九〇

靡笄 九〇
華路 九一

靡笄 九一
華路 九二

靡笄 九二
華路 九三

靡笄 九三
華路 九四

靡笄 九四
華路 九五

靡笄 九五
華路 九六

春秋左氏傳索引

二五

武 一六
紳冒 一七
武 一八
文止戈爲武 一九
俛 二〇
賦與 二一
復 二二
附注 二三
再辱國君 二四
不佞 二五
武羅 二六
不勝 二七
武公 二八
文公 二九
分 三〇
夫 三一
富子 三二
布 三三
賦不出鄭志 三四

風雨 三五
武父 三六
復 三七
武城黑 三八
無衣 三九
復 三一〇
無還 三一一
夫差 三一二
嬖人 三一三
敝邑 三一四
苗 三一五
偏衣 三一六
嬖子 三一七
蔽色 三一八
虢叔 三一九
虢叔 三二〇
虢叔 三二一
以表戶之 三二二

辟司徒 三二三
封人 三二四
卜正 三二五
賛弧 三二六
葬焉 三二七
蒲臘之役 三二八
楚服 三二九
穆陵 三三〇
轎車 三三一
大 三三二

春秋左氏傳索引

二六

命以義	め	四	元	昵
無寧				
雖驥之長				
無彊之欲				
無終				
毋寧				
無寧				

女	一〇九
觀府	一一〇
めぐる	一一一
還	一一二
盟首	一一三
賜盟于宋	一一四
冥阨	一一五
も	一一六
天	一一七

毛

與人	喜可知也	元
與師		元
與師		元
廟		元
廟		元
能欲神人		元
踊		元
翼戴		元
豫章	訛	元
豫章		元

藍縷	繆武子	元
繆伯	雄	元
老	亂人	元
老	樂商之難	元
老	羅	元
老	藍尹豐	元
老	菜人	元
麗	裏言	元
麗戎	天	元
涼德	空	元
里克	空	元
臨民	空	元
龍尾	空	元
陵	空	元
栗門	空	元
臨	毛	元

旅	兩	元
律	略	元
律	呂相	元
旅	呂鑄	元
旅	里旅	元
旅	六王	元
旅	呂伋	元
旅	六律	元
旅	兩佩	元
劉文公	天	元
劉文公	空	元
劉文公	空	元
綸	空	元
林不狃	毛	元
林不狃	空	元
林不狃	空	元
林不狃	毛	元
林不狃	空	元
林不狃	毛	元
林不狃	空	元
王孫燕	毛	元

る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れ

老	五
亂	七
革	七
充	七
充	七

天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三
空	

昭和十二年三月一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三月五日發行

不許複製

春秋左氏傳新講
定價金貳圓參拾錢

著者

島田鈞一

發行者

山崎清一

印刷者

山崎清一

東京市牛込區辨天町一〇七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ノ三九

著者檢印

發行所

大賣捌所

東京(大阪屋)東京堂、東海堂、北隆館、大東館
地方(名古屋)三宅、文林堂、照林堂、柳原、中原
(札幌)富貴堂、(星野)大坪、(金澤)宇都宮
(川瀬)柳原、(山口)日新堂、(金澤)宇都宮

有精堂出版部

有精堂發行受驗參考書

島田鈞一著 孟子全解	普及版	定價壹圓八拾錢 送料拾錢
島田鈞一著 論語全解	普及版	定價壹圓四拾錢 送料拾錢
島田鈞一著 文章軌範新釋	普及版	定價壹圓四拾錢 送料拾錢
島田鈞一著 近古史談新釋	普及版	定價壹圓四拾錢 送料六錢
島田鈞一著 孟子新釋	定價壹圓五拾錢 送料八錢	
島田鈞一著 十八史略新釋	定價壹圓五拾錢 送料八錢	
佐野保太郎著 新註 徒然草全解	普及版	定價壹圓貳拾錢 送料拾錢
佐野保太郎著 方丈記新釋		定價八拾五錢 送料六錢
佐野保太郎著 十六夜日記新釋		定價九拾錢 送料六錢
佐野保太郎著 増鏡新釋		定價壹圓貳拾錢 送料拾錢
吉川秀雄著 玉かつま新釋		定價八拾五錢 送料六錢
吉川秀雄著 類聚 模範受驗作文		定價壹圓 送料八錢
國語書取	は斯くの如く して暗記せよ	定價八拾錢 送料四錢

◎ 内容見本入圖書目錄進呈 ◎

終

